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出版扶持专项

白房子黑帐篷

（裕固族）苏柯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出版扶持专项丛书

白房子黑帐篷

(裕固族) 苏柯 / 著

作家出版社

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房子黑帐篷 / 苏柯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6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丛书)

ISBN 978-7-5212-0071-3

I. ①白…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8799号

白房子黑帐篷

作 者: 苏 柯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193千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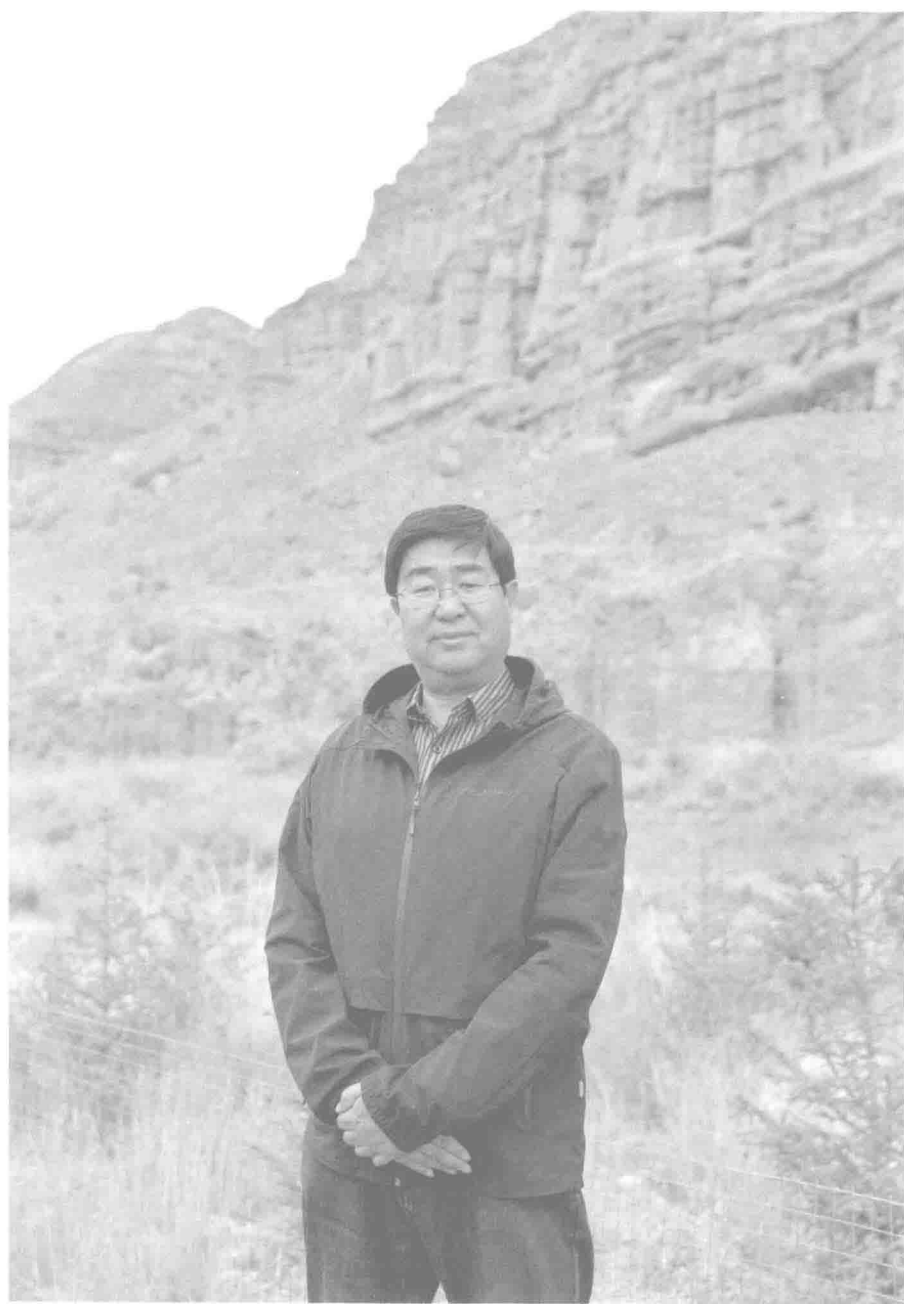
ISBN 978-7-5212-0071-3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苏柯 原名钟进翔，又名苏柯静想，裕固族，1970年出生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原明花区莲花乡绍尔塔拉，现就职于肃南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八十年代后期初涉文学领域，九十年代部分文章开始出现在报刊，先后在《民族文学》《飞天》《西北军事文学》《甘肃日报》《驼铃》《北方文学》等国家和省、市报刊发表小说、诗歌近百篇（首）。其中部分小说、诗歌被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狂奔的彩虹马》，裕固族乡土教材《裕固族文学作品选读》和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裕固文艺作品选》等书籍。作品曾获得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小说类二等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全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征文大奖赛”小说类一等奖等奖项。



作者近照

目 录

红女人	1
白骆驼	24
白房子黑帐篷	39
红石窝	64
白风驹	98
紫沙漠	106
金马沟	145
青谷堆	180
天边的草原	196
金驼铃	234
狼毒花艳	238
雪 莲	245
草原今夜有风	252

红女人

祁连山深处一个幽静的松树林旁，满坡血红的山丹花争相斗艳，迎来只只彩蝶上下飞舞。

河水在这里拐了个弯，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浴池”。

一匹膘壮的枣红马在“浴池”旁悠闲踱步，不时回头看看河水中沐浴的主人。

齐腰深的河水中是一位女子，如雕塑般静静地伫立着。她那双明亮的黑眼睛始终盯着远处肃穆的雪山，久久才会用手捧起清清的河水，缓缓洒落在裸露的胴体。水珠在长长的秀发上滚动着，在阳光下如颗颗珍珠，晶莹透亮，光彩熠熠。

此时，五匹浑身湿漉漉的军马，驮着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西北马家军巡逻兵，悄然走进了这片宁静的小世界……

五双因劳顿失去光泽的眼睛几乎同时发现了河中的裸女，也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勒住坐骑，一动不动。

也许这个时候，枪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

河中的女人不会想到窥视的眼睛，也根本不会去想，坦然自若地结束了沐浴，缓缓走出了河水温暖的怀抱……

女人穿上了红色的长袍，戴上了一顶尧熬尔^①特有的红缨尖尖

① 尧熬尔：裕固族语，裕固族的自称。

帽，披上了一件火红的斗篷，又顺手从草地上很老练地拿起了两支盒子枪和腰带，向枣红马走去……

“红女人！”五名马家兵中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声。瞬间，马家兵惊恐地叫着这个可怕的名字，掉转马头，仓皇逃遁。

“红女人”此时才发现了逃奔的马家兵，但她只是看了一眼，便从容地骑上了枣红马，向康耀寺策马而去……

一

康耀寺，在整个祁连山草原也算是座颇有名望的寺院。

当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同国民党马步芳军队在高台激战的消息传到这片草原后，寺院香火顿盛，当地尧熬尔牧民陆续从祁连山中磕着长头来到康耀寺，祈求佛祖保佑，不要让战马的蹄印踏上这片纯洁的土地！

在喇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金光闪闪的佛像前，“红女人”双手合十，静静地跪着。她不想脱离红尘，但更不想再次加入战火中去，为此，她每天都要来到这里，与佛祖进行心灵上的接触……

霎时，一声刺耳的枪声，传进了大经堂，佛教徒顿时混乱起来，周围人唤马嘶，此起彼伏。

寺院前的马道上，荷枪实弹的马家兵疾驰而来，将寺门围了起来。

寺院住持安喇嘛匆匆走出，说：“阿弥陀佛。寺院禁地，不得随便闯入，更不可荷枪实弹……”

“日奶奶的！”马队中戴着狐皮帽的副官，扯着地道的河州话，叫了起来，“老家伙，少胡扯淡，我寺院禁地识不得，弟兄们，给

我搜!”

“慢!”一直沉默的马队长官,此时大喊了一声,“这样吧,我们奉命捉拿红军残匪,如果你们谁看到了,请立刻通知我们。当然,你们也知道窝藏匪徒的后果,我就不细说了。我尊重你们的信仰习俗,不打扰了,告辞!”

“马连长,这……”副官刚一出声,马连长便挥了挥手。

“高台战役几乎消灭了整个西路军,他们那个董振堂军长的头至今不是还高挂在高台城门吗?再说面对祁连山如此恶劣的环境,几个残兵败将还能成什么气候!”马连长说着,转身引马而去……

“红女人”一直静静地跪在佛像前,连安喇嘛走到身边似乎都没有察觉。

“高台城也被马家军占了,红军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安喇嘛轻声说。

“红女人”眼睛依旧盯着佛像,没有说话。

“听他们说,军长董振堂的头现在还挂在高台城门上示众。”

听到董振堂的名字,“红女人”的身体明显颤了一下,眼眶中开始涌动起泪花。

夕阳下的红大坂如披上了浸满鲜血的外衣,变得格外红。雄伟的“楼山”就挺立在眼前。“红女人”牵着枣红马像往常一样静静地目视了一会儿这大自然的杰作,走进了“楼山”旁一个隐蔽的山洞里。

山洞里寂静而昏暗,“红女人”没有点燃油灯,坐在了她平时睡觉的雪豹皮上。忽然,一阵不均匀的轻微喘气声,传进了她的耳中。

“谁?”“红女人”大喊了一声,随即拿起了盒子枪。

“我是……好……”洞角啜喘的话刚传出,继而一声铁器落地的

声音，便没有了一点动静。说话声音是一个男人。

“红女人”急忙点燃了油灯。在荧荧的灯光下，地下出现了点点殷红的血迹。

“红女人”一手捧灯，一手持枪，警惕地顺着血迹走去。在洞角一个大石头后面，斜躺着一位已经昏迷的小伙子，他身着红军军服，满身血迹，手中还握着一把张开机头的盒子枪。

“红女人”将他背到了平处，正要包扎伤口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

马连长带着马队来到了“楼山”前。突然，一声长哨从山谷中传出，高高的“楼山”上，夕阳中挺立着双手叉腰的“红女人”，斗篷随风飘动着……

“红女人，快跑！”随着声音马家军乱成一团，争相掉转马头逃去。

“楼山”前只剩下马连长，凝望着“红女人”。

“草原不欢迎豺狼，你走吧。”

“你是……玉莲？”马连长努力睁大眼睛，想看清对方的脸，但刺眼的夕阳使他无法做到。

“红女人”没有说话，披着夕阳默默地消失了。

马连长仍目视着“楼山”，口中嘀咕道：“玉莲……我的玉莲，我对不住你呀……”

这一夜，马连长没有回去，全然不顾悚惧的狼嚎，口中大叫着玉莲，独自围着“楼山”寻找着……

三条饿狼跟在疲惫的马连长身后已经多时了。当满月时，狼开始行动了，一条在前吸引视线，一条断后，另一条则埋伏在沟旁等待出击。

马连长在恍惚中发现了前方的两点绿光，从轮廓上已经可以肯

定绿光发自端坐的狼。正当他的手刚触到腰间的手枪时，埋伏在旁边的狼向他扑了过来，也几乎同时，一声清脆的枪声，差点要他命的狼的头盖骨消失了。他将狼尸抛向了沟旁，霎时，另外两条狼似箭一般扑了过去，将狼尸撕咬得四分五裂……

马连长久久盯着同类间残忍的一幕，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玉莲和他的关系真的太复杂了，当她们的队伍如难民般从这片戈壁地走过时，长官们没有容忍，用枪说了话。后来，像商品一样稀里糊涂把玉莲配给了他，而现在，两人又转化为敌我关系，这些情形，和狼还有什么区别？

蓦地，他开始四下张望，想发现开枪救自己的人，但四周只有茫茫的夜色。谁的枪法如此好？他想到了玉莲，是玉莲！只有玉莲才有这样的枪法，也只有玉莲在这片草原上救他这个人见人恨的马家兵。当年，玉莲出走时，拿走了他的盒子枪，而且玉莲确实是红西路军女子连中闻名的神枪手。

二

“红女人”的山洞里，多了一个人，便是那位受伤的红西路军战士。

他叫星红，是红西路军左支队第三支队警卫排战士。在祁连山北麓九个大坂与马步芳马彪部队近两个旅的兵马相遇，左支队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星红是在被押往张掖活埋的途中，从被俘战友中逃生的，枪是从死尸堆里捡来的。

“红女人”对这位红军战士的了解只有这些，而且还心存疑虑。

星红平时从不多言语，这一天夜里他的话好像多了起来。

“听口音，你不是尧熬尔。”星红边擦枪边说道。

“你怎么肯定我不是尧熬尔呢？”

“凭我的感觉，凭你的枪法，还有……你的汉话说得很好。”星红的眼神始终盯着“红女人”。

“红女人”一时变得无话可说，尽量将脸转向侧面，不让星红看到表情。

“也许，你听说过玉莲？”

“不……没有！”“红女人”急忙说道。

“玉莲和我是老乡，是个川妹子，我没见过她，只听说她是我们红五军中了不起的女神枪手。董振堂军长还给过她一把驳壳枪。”说到这里，星红叹了口气，“唉，听说她在倪家营子被马家兵抓走活埋了，那把军长送给她的枪，也被送到了青海马步芳的手中……”

星红再也没有说下去，两人都低垂着头，山洞里变得有点寂静，不时会从外面传来两声野狼的嚎叫……

月亮窥视着山洞，“红女人”思绪万分，无法入眠，脑海中闪现出那些激动和流泪的场面。

那次军事比武，她的手枪将全部目标击中，而且还是左右手轮换打。在阵阵掌声中，董振堂军长走到了她的面前，说一把枪对你来说是不是少了点，说着就将自己随身带的枪奖给了她……

倪家营子的那场战斗，她的右手负了伤，那把枪被她们连长接了过去，打得枪管通红……

马家兵高举着那把手枪大笑着，将连长误认为是可怕的神枪手，押去活埋了，其他人被押到了临泽城……

“红女人”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她站起身走到洞口，仰望圆圆的月亮。记得随红军离家的那个晚上，也是一个满月的夜空，可如今自己算什么，红军不是红军，山民不是山民！

那天，天气特冷，西北风夹带着雪花，如刀子般拍打着脸。玉莲和姐妹们被押到了临泽城，大家都明白自己唯一的结局就是被活埋。其中有些小战士已经开始哭泣。第二天，敌人果然将她们带到了一个坑里，前方是一排荷枪实弹的马家兵。

“看在你们都是些娘们，我给你们来个痛快的，先枪毙，后埋人！”马匪指挥官说着，便举起了手，口中喊到：“预备……”

霎时，玉莲听到旁边有几个战士已经开始大喊起“红军万岁”的口号了。然而，没人能想到，指挥官“开枪”的口令一直没有出口，大家也没有听到枪声。指挥官笑了，示意士兵们放下了枪，把喊口号的女战士全部带走了，玉莲和剩下的姐妹们又被带到了一个稍大一点的房间里，里面几乎都是些军官。

“你们还等什么，这些女红匪赏给你们了！”一个胖脸军官的话音刚落，其他军官开始大叫着抓人。玉莲在乱混混的人群中，发现了马连长。当别人都在抢人的时候，他一直站在墙边，没有挪步。玉莲的双手已经被两个人抓住了，她使出浑身的力气，挣脱了一只手。

“我跟他！”当姐妹们都在惊叫躲闪时，玉莲却不由得喊了这三个字，同时，手已经直直地指向了马连长，在场的军官们惊呆了……

玉莲和马连长只生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白天，玉莲坐在院子中央的石碾上，失神地望着天空，如果看到南飞的大雁，会禁不住落泪；夜晚，她会和衣而睡，警惕地注视马连长的每个举动。然而，她发现，马连长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人，他每晚都会打地铺睡觉。他不同于其他马家军，他也恨战争。有一次，马连长手下的狐皮帽子副官兴奋地来找他，说抓了个红军伤员，让他去看。一会儿，马连长气冲冲地回来了，他告诉玉莲，“狗日的狐皮帽子这哈孙（方

言，指人特坏的意思）根本就不是人，居然把那个伤员给活活钉死在了树上，我一气之下扇了他两个耳刮子。”玉莲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你们马家军真不是人！”说完，拿出拼命的架势大步出门。马连长看情形不对，赶忙拦住了她，说，“你这一出去只会起乱，甚至送命，而且送命的不只是你一个，也许，这里的被俘战士都会因你而死。”玉莲哭了，她转身趴在炕上大声地哭。那天夜里，玉莲突然被马连长摇醒了，他手里拿着一套马家军士兵服让玉莲换上，跟他出去。马连长已经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辆大轱辘牛车，赶车的是经常给玉莲送饭的哑巴马夫。没用多长时间，三人赶车来到了一棵大榆树前，在手电光下，玉莲第一次看到了钉死在树上的红军战士那痛苦的脸。玉莲呆呆地看着哑巴马夫硬是从树上扯下了死尸，搬到了牛车上。在城外一片野草丛生的荒滩上，玉莲依旧呆呆地站着，失神地望着马连长和哑巴挥锹挖坑。当新的坟茔建成时，玉莲终于有了反应，豆大的泪水悄然而下，她静静地走到马连长面前，摘下军帽，替他拭去脸上的汗水。

玉莲很清楚地记得，她走的那天是个大雨天。头天下午，马连长又告诉了她一个不好的消息，说那些喊口号的红军女战士被活埋了。“为什么？”玉莲急问。马连长说，“因为她们是军官。”玉莲又问，“你们凭什么确定她们就是军官？”马连长说，“我们长官区分红军军官和士兵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看谁喊口号。”玉莲激愤了，也突然产生了要逃离的想法。翌日天刚麻亮，马连长就被叫去执行任务了，不久，天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玉莲拿出了上次马连长给她的马家兵军服，还顺手拿走了马连长的手枪。她只知道向南走，因为南边是连绵的祁连山。如今，玉莲已经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了接近一年，好客的尧熬尔人民也接纳了她。

三

尧熬尔乃曼部落的察汗草原上昨晚也淅淅沥沥地下了一点雨，现在正是晌午，太阳从叶勒嘎牙山顶上探出了头，阳光下草原一片翠绿，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草地的清香。

“红女人”独自策马走在山道上，此行她主要是为星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昨晚，“红女人”专门到康耀寺，和住持安喇嘛彻夜长谈，谈话的主题就是星红的处境和今后。他们提了很多种意见，包括到寺里当小班弟，但都被一一否决。最后，安喇嘛提到了察汗草原的妹妹家，说那里南临青海，属祁连山中的后山地区，相对僻静一些。再说，妹妹家就她和姑娘银召尔，即便将来有麻烦，也可以把星红说成是女婿，起码可以应付一下。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安喇嘛让“红女人”天亮就出发，先到察汗草原探听一下情况，顺便给星红找套尧熬尔服装，如果安全，马上送星红过去。

“啪——”山梁后突然传来一声枪响，“红女人”很警觉地跳下马背，拔出了手枪，向山梁靠近……

进入“红女人”视线的是一个平坦的草地，一顶牛毛帐篷前，一位姑娘跪在地上，抱着一个人失声痛哭，四周围着几个持枪的马家兵，其中就有马连长和狐皮帽子副官。狐皮帽子副官手里提着手枪，直往姑娘面前冲，马连长在前面使劲阻挡着，乘势还夺了狐皮帽子的枪。

“啪啪”随着两声枪响，两名马家兵应声倒地。他们同时看见了从山梁上冲下一团红色的火，“火”越接近，士兵也一个个毙命。狐皮帽子在惊恐中已经知道了这个红色的“火”就是“红女人”，他本能地站在了马连长的身后，双手紧紧抓着马连长的胳膊。

“红女人”端坐在马背上，手中的枪直直地盯着马连长和身后的狐皮帽子。

“你让开！我要让他偿命。”“红女人”向马连长大喊。

“你真的是玉莲呀。”马连长的眼睛始终盯着“红女人”。

“这里没有什么玉莲，有的只是仇恨，让开！”

“不能再死人了。”马连长说着，欲向前走，却被身后的狐皮帽子拉住了。

情急之下，“红女人”一下从马背上跳下，急冲冲向马连长走去，狐皮帽子一看情形不好，一把将马连长推给了“红女人”，而后向身后的马匹跑去。“红女人”正要举枪，却被马连长紧紧地抓住了手枪，顷刻间，“红女人”眼睁睁地望着狐皮帽子飞马仓皇而逃。

“红女人”将枪指向了马连长，说：“现在只有你了，你替他偿命！”

“如果我的死能阻止以后的杀戮，我愿意偿命。”马连长抬头闭上双目。

“你认为可能吗？”

“我不想管那么多。”

“可你已经在管呀。”“红女人”放下了枪，转过身说，“只要是草原牧民都知道，豺狼永远是豺狼，本性难改，你今天给它肉吃，当明天没肉的时候，他就会吃你。”

“不会的，他不会的，他和我是一个庄子的，已经跟了我好几年。”

“请你记住草原人常说的一句话，失去良心的人，比豺狼还狠毒！”“红女人”说完，就走向那个姑娘。

她先摸了下躺着的女人，身体已经变冷，然后，蹲在姑娘的身边，边替她擦拭泪水，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银召尔。”

“什么，你是银召尔，这是你阿妈？安喇嘛是你舅舅吗？”“红女人”猛地站起来，接连问到。

银召尔乌黑的大眼睛挂满泪水，脸上略带疑惑地点了点头。

“红女人”一下跪倒在银召尔母亲旁，拍打着尸体仰头大喊：“为什么……为什么……？”

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很快，“红女人”和银召尔在马连长的帮助下，在离帐篷前不远的地方，呈扇形挖了几个坑，将马家兵的尸首一一埋葬。

“知道为什么吗？”当坟堆起来后，“红女人”问马连长。

“我不太懂，也许是这里的习俗吧”。马连长回答。

“不，我要让你们的马家兵永远守候在银召尔阿妈的身前，替她站岗，为她赎罪！”说完，愤然转身走向帐篷。

三人将银召尔阿妈的尸体移到了牛毛帐篷的中间，四周放了很多酥油，最后将剩下的酥油全部抹在了帐篷上。“红女人”相继点燃了三盏酥油灯，每人手握一盏，走出了帐篷。

夕阳开始在山顶上拉开了鲜红的纱巾，三人用手中的油灯点燃了黑色的牛毛帐篷。

熊熊的大火前，三人长时间跪地叩首。久久，“红女人”拉来一匹军马，将缰绳递给马连长，说：“我要带银召尔走，你也回去吧。”

“你要去哪里？我想跟你走。”

“不，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你是军人，必须回到自己的部队，那里是你的家。我想回家，可我的家又在哪里呢？”说完，“红女人”的眼眶中已经有了泪水，但她努力控制着。

“那好，我现在就回去，说清楚我要退伍，然后和你一起去找你的家。”马连长说这些话的时候，“红女人”已经和银召尔跨上了马